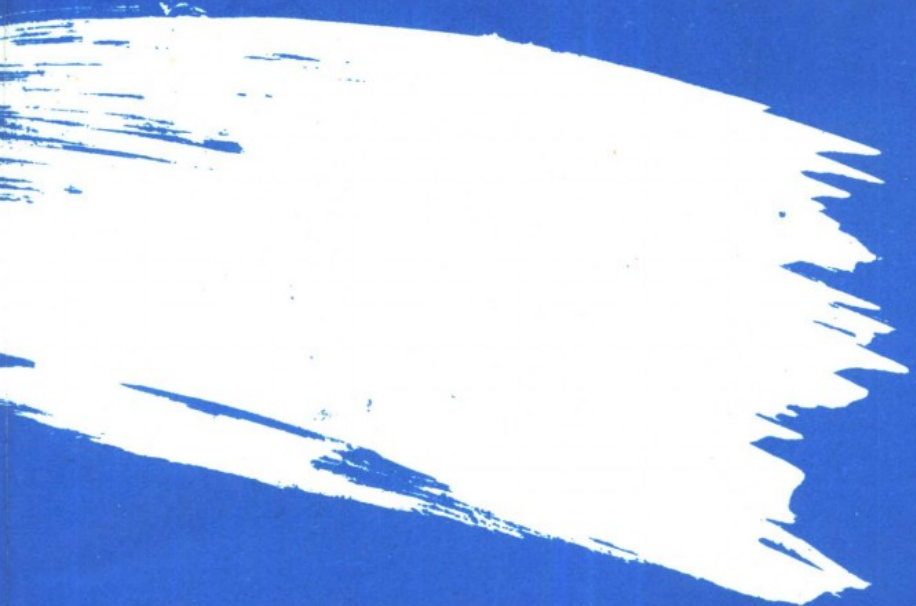


李佩今 著

敢死隊長

陝西人民出版社



队长敢死



陕西人民出版社

敢死队长

李佩今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画报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3插页 167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24—01404—4 / K · 197

定价: 2.90元

悼念王范堂同志

陆 诒

5月10日，接获陕西省汉中市政协来电，惊悉陕西省汉中政协委员、民革成员、抗日爱国将领、原国民党第三十军三十师副师长、当年台儿庄战役中57名敢死队的队长王范堂，于5月9日清晨逝世，深表哀悼。

回忆1938年4月7日，我军克复台儿庄的当天，我军通过运河上的军用浮桥，踏进余烬未熄的台儿庄。三十一师的王冠五团长陪同我们视察战场，还在他的团部举行了一次台儿庄血战座谈会。

台儿庄位于运河北岸，周围一片平原，无险可守；论地形条件，只是对具有优势装备的日军有利。凭什么我军能在此坚守半月之久，最后还能在友军配合之下反攻取胜？王团长用一句朴素的话回答：“就靠官兵一致的抗战决心。”

通过这次座谈会，使我了解到1938年3月28日至4月1日，这几天确是台儿庄战役成败的关键时刻。4月1日晚上，三十一师池峰城师长选拔57人组成敢死队，连夜袭击敌军阵地，经过激烈战斗，全部肃清了插进西北角的敌军，挽救了危局。这次夜袭的成功，奠定了台儿庄战役胜利的基础。但是我方也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在夜袭与敌人肉搏战

中，我敢死队生还的只有一位副营长和 13 名战士，其它官兵都英勇牺牲了！

有关台儿庄战役的经过，我在当年 4 月的汉口《新华日报》上已作了详尽的报道。

这位生还的副营长、敢死队队长王范堂，原是二十七师一五八团第三营第七连的连长，他在夜袭中建立了战功，遂擢升为第三营副营长。这一情况是我读了他的文章才知道的。当时我们并不认识，可见我当时的战地采访尚未深入，没有进一步报道敢死队中的英雄人物。直到去年 9 月 28 日，他从汉中市文化馆给我来信，通过几次通信，我们才交上了朋友，真是相识恨晚。

第一封信中，他提到去年他收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所编的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的《徐州会战》两册，其中有他所写的《台儿庄会战中敢死队夜袭日军记》一文，深受鼓舞；又提到曾在 1985 年 8 月 7 日《人民日报》上看到我写的《忆台儿庄会战》一文中对敢死队夜袭敌阵的作用予以高度评价，感到极大的光荣。我当即复信。

第二封来信，他向我交心说：“我原是国民党三十军三十师少将副师长，于 1949 年 12 月在四川成都起义。30 年来，我参加抗日战争的经历，同在旧军队服务的其它经历一样，被深深打上了反动历史的烙印。在《人民日报》刊登

《学点民国史》专栏文章以前，我从未敢奢望将我参加抗战的经历从反动的历史中划出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精神，象一盏明灯照亮了我的心怀；在有关部门的关怀和鼓励下，我开始回忆和整理参加抗日战争及有关事件的资料，其中部分文章已在中央和地方一些刊物和书藉中登载。从这里我也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和光明前程。”这封信上还谈到：“我成都起义后到西南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在西南军区第二步兵学校任教。1952年，转业到汉中市文化馆工作，现已退休10年，有子女4人，都在汉中工作。到汉中后，曾任历届市政协委员。”

第二封来信，他对拙作《战地萍踪》发表读后感，并表示真诚地希望，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의 共同奋斗中，让我们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

我衷心崇敬这位抗日爱国将领。正当我决心向他学习的时候，不幸他竟匆匆离开了我们。缅怀当年他率领57名敢死队员冲向敌阵时的献身精神，看到现在放映的《血战台儿庄》影片中竟有大量银元倾倒在地的镜头，颇有感慨。因为这既不符合历史真实，又是对争着“以死报国”的大无畏的抗日将士的严重歪曲。人民创造历史，历史又教育了人民！

血战台儿庄的敢死队队长王范堂永垂千古！

（本文原发表于1987年7月18日《团结报》第二版、有修改）

我率领的五十七人敢死队

王范堂

1938年初，为了粉碎日军攻占徐州，打通津浦线的战略企图，中国军事当局制定了台儿庄作战计划，决定在台儿庄一带围歼南侵的日军。3月中旬，我们接到参加台儿庄会战的命令。当时，我任二十七师一五八团三营七连连长，按照第五战区的命令，孙连仲部队所属的第三十一师、三十师、二十七师，沿运河布防，并固守台儿庄。

我们到达台儿庄西南的贾汪车站时，夜幕已经降临。当晚便进入预定阵地。3月27日清晨，日军攻破台儿庄东北角，三十一师守备部队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搏斗，伤亡惨重，形势十分危急。当天上午，二十七师师长黄樵松命令我团三营副营长率七、八连两个连，增援庄内守军。我接到命令后，立即率七连跑步向台儿庄前进。此时，庄内战斗已进入激烈的巷战阶段。

经过三天三夜的激烈战斗，我们打退了日军十多次疯狂

进攻，守住了阵地。是时，我连进庄时的 130 多名官兵，只剩下 57 人了。这时我主动向守备指挥部提出，让我连交出前沿阵地的防务，由我率领全连尚有的 57 名官兵组成敢死队绕道敌侧，前后夹击，以求全歼入侵之敌。守备总指挥王冠五接受了我的请求，并拟定黄昏前再次集中迫击炮，轰击敌阵，继以轻、重机枪轮番扫射。敢死队在炮击开始时，出了庄西门，在墙外集结，炮击停止后，沿墙北跑步进入预定位置。待机枪停止扫射后，分数路由庄外越墙而过，插入敌侧。

我们 57 人敢死队组织起来后，当时我郑重宣布：我们是敢死队员，敢死队员就是要以死报国！全体官兵异口同声地高呼道：“连长，你带我们去拚吧！拚他个鱼死网破，为国争光，为死难烈士报仇。”看着眼前这些从日夜奋战中幸存下来的敢死队员，想着那些朝夕相处已经为国捐躯的战友们，我的热泪夺眶而出。

31 日黄昏，在我军密集炮火掩护下，我连 57 名敢死队员，迅速到达了目的地。此时，我们和日军仅一墙之隔。炮弹在墙内的日军阵地上炸成一片，日军吆喝声，呻吟声，时时传到墙外。为不失时机地打击龟缩在西北角的日军，敢死队划分为 6 个战斗小组，分别选择了越墙地方。我军轰击停止后，我们 6 个小组同时从掩蔽体内飞驰而出，越过城墙，

与日军厮杀在一起。战士们见敌人举刀便刺，稍有动静，抬枪就打。敢死队员们怀着必死的信念，一个劲地向前冲。我带着几个战士刚冲进一条坑道，迎面就来了7、8个日军。我正准备举枪射击，后边的几个战士一拥而上，同时向日军开了火。这7、8个日军还未搞清是怎么回事，就做了我们的枪下鬼。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搏斗，日军丢下了60来具尸体，向北狼狈逃窜。偷袭取得了成功，我们夺回了西北阵地，在这次战斗中，我连57名敢死队员，仅存13人。

(此文发表在1987年7月3日《人民政协报》第三版)



血战台儿庄时的敢死队长王范堂

目 录

悼念王范堂同志	陆 诒
我率领的五十七人敢死队	王范堂
第一章 初生的牛犊	(1)
一、陕南有个后柳镇	(1)
二、“娃娃皇帝”失宠	(6)
三、一场恶斗	(10)
四、黑沟河里放鱼	(15)
第二章 投笔从戎	(20)
一、“我……我叫大龙”	(20)
二、抗议	(26)
三、到西北军校去	(31)
第三章 宁都暴动前后	(35)
一、向凌云山开拔	(35)
二、撤、朝后撤	(39)
三、在游击队里	(44)
四、参加红军去	(48)
五、见到朱德总司令	(53)
六、一场激战之后	(56)
第四章 琉璃河防御战	(61)
一、告别武汉	(61)

二、开了杀戒	(67)
三、阵地前的侦察	(71)
四、平原枪声	(77)
五、奉令全线南撤	(82)
第五章 娘子关歼灭战	(87)
一、保卫山西	(87)
二、一支日军联队	(91)
三、仇恨的子弹	(96)
四、堵截溃逃的日军	(99)
五、击毙日军少将里登	(101)
第六章 带领敢死队，杀进台儿庄	(106)
一、固守台儿庄	(106)
二、三弟王槐来了	(109)
三、复仇的怒火	(113)
四、肉搏	(117)
五、台儿庄西北角告急	(120)
六、夜袭	(123)
第七章 长驱大别山	(126)
一、豪气壮千秋	(126)
二、默契	(131)
三、组织小股部队出击	(135)
四、没有枪声的激战	(138)
五、两双布鞋	(146)
六、西撤到南阳	(149)

第八章 豫西南练兵	(154)
一、战地服务团.....	(154)
二、营救战友.....	(160)
三、在舍饭场上.....	(166)
四、黄樵松来访.....	(173)
第九章 太原反正	(178)
一、增援.....	(178)
二、相逢.....	(183)
三、秘密联络.....	(188)
四、策变.....	(193)
五、怀念黄樵松.....	(198)
第十章 成都挥师起义	(204)
一、率全师成都驻防.....	(204)
二、来了个谢锡昌.....	(207)
三、弃暗投明.....	(212)
四、一个不眠之夜.....	(215)
五、平息骚乱.....	(218)
第十一章 丹心照千古	(223)
一、转业回乡.....	(223)
二、生活的考验.....	(229)
三、突如其来的“神话”.....	(233)
四、最后的一束蜡光.....	(236)
后 记	(239)

第一章 初生的牛犊

一、陕南有个后柳镇

汉江，滔滔东下，横贯陕南。开始，它只是一线细流，从汉中的西边宁强县东下，在秦岭、巴山之间，一路上，左冲右突，穿谷飞峡，沿路汇集容纳了许许多多南流北淌的溪泉小河，象一支雄壮威武的军队，不断在招兵买马，不断在补充粮草，由小而大，由弱到强。到了石泉县境，就变成了一条浩浩荡荡，碧波万倾的江河。

汉江，经过石泉山城脚下，又静静东流。它晶莹透澈，波平浪静，流经二十华里后，突然，它忽地拼尽全力，在一个两岸裸露着质白如玉，有如莲花的峡谷里夺路而出！接着，它冲在凤凰山脚下，又甩下一个空阔的回水湾，然后才又浩浩荡荡东去了。于是，那回水湾，就变成了一个天然的“水码头”，一个瓦屋叠错的江边小镇。

这就是陕南的后柳镇。

这里，沿江两岸柳树成行，枝繁叶茂，绿阴蔽日。清末民初，这里划分行政区时，人们把金家沟以上的地方，称为前柳溪；沟以下的地方，称作后柳溪。小镇地属后柳溪，所以便称为后柳镇了。其实，老人们又从来没有叫它后柳镇，都一直称这个镇子叫“油坊坎”。因为这个镇，方圆团转数十里的地方，都是开油坊的。人们说，“坎”为八卦之一。坎为水。你看，小镇左有黑沟河，右有中坝河，前面又临汉江，三面环水。以坎象征水，故曰“油坊坎”了。

后柳镇东，沿汉江而下，有香柏石崖从奔腾咆哮的汉江河边，拔地而起，直插云霄，断面象斧子劈了似的直逼江面，有如一个挺胸突肚，守防疆土有功的威武大将军。它自古以奇险著称于世。灰白色的岩石上，生长着婀娜多姿、四季长青的香柏树，远远望去，象银灰色的屏幕上镶着翡翠的宝石。如果站在崖跟向上仰望，还会清晰地看到，离江面五六丈高的地方，横向每相距一尺远，就有一个小石窝，那是历年来纤夫拉船攀扶过的足迹。

后柳镇南，汉江对岸，有仙鱼泉洞。泉水清甜可口，不论是大旱，还是雨涝，井水不枯不溢。相传，很早以前，这里根本没水。当地老百姓不辞劳苦，到三、四里远的汉江去挑水。强壮劳力，一天仅能挑四、五趟。一日，观音菩萨云游，见此情景，顿生怜惜之情，便指物化作两尾鲜艳的红色鲤鱼，又用手指岩洞点化了一个水井。于是，这洞，这水，便成了不干枯，不外溢的甘泉。

小镇东北方，平静的汉江河里，猛然跃出了一条特大的“鲤鱼”；江边陡峭的山坡上，又有一个形似蜈蚣的黑石头，

半截儿栽进了江里。这里，老人们传说，从前龙王爷觉得水族中，有尾巴的生灵甚多，体现不了水族的尊严，于是下令：“凡水族有尾者，斩！……”鲤鱼不愿龙王宰杀，决定离开水族而逃往山上。这时，岸上的蜈蚣，也正想乘机下江打败龙王，独霸水域。龙王见势不妙，一把拉住还没有完全离开江水的鲤鱼，劝其回来共同对敌。于是，便形成了这“鲤鱼上坡，蜈蚣下河”，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的胜景了。

后柳镇是个水码头，又是一个旱码头，通过汉江的水道，西可达汉中，东可直抵汉口。上行货有洋油、洋布和瓷器；下行货有桐油、生丝、榭皮。陆路，有小路可北到长安，南通四川达县和万源；进货有药材、纸张、鸦片、川糖、川盐；出货有棉花、花椒。

镇上两条狭窄的街道，全是碎石子路面，呈“丁”字形。一条街，从西向东，紧贴江岸，全是一色的古风古俗的吊脚楼式房子。另一条街，垂直从北向南，中途还有好几截石坎。街道由低向高，直至石佛寺古庙。

东去西往的船只，南来北往的客商，都要在后柳镇泊岸歇脚。每逢市集，这里的巨商大贾，挑夫小贩，绅官士兵，农人渔民，过往不绝。每日里，街面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来来往往，你推我拥，几乎能撑破小镇！

小镇上，除了有榨油坊外，还有香铺，染坊，磨坊，酒坊，粉坊，烟馆，钱局，客栈，茶楼，米市以及从事丝织业、竹器油篓业、轧花业、唱道、皮影、戏班、盐挂面坊、点心铺、变蛋坊……等各行各业。这些商铺和作坊，你挨我挤地排列在这一横一竖的两条石子铺成的小街两侧。

街上，数量最多的还是榨油坊。元兴宏、悦来生、元兴

祥、陈应森、黄信广、阮英郁、朱心田等字号都是街上较大的油坊。他们每家每日产桐油都在 150 斤以上。他们的桐油，直销汉口等地。

在两条小街的相接处，有一个老油坊。掌柜的叫王文浩，三十来岁的年纪，为人十分精明。娶妻阮氏，农村妇女，温淑贤惠，待人厚道。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名叫王楷，长得也十分精灵，正在石佛寺私塾念书。听先生说，儿子的学业天天都有长进。王家的日子，过得融融乐乐。

王文浩从乡下雇请了七、八个伙计给他打油。伙计们整日里敞胸露怀，从早到晚，忙碌在烟雾缭绕的土榨油坊里。他们有的炒籽，有的碾磨，有的唱着，喊着，步伐整齐地，一下又一下地举着撞杆，直朝那土榨上砸去。一个个都累得黑汗顺着脊背往下淌。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 1907 年）腊月初三下午，街上的铺子都关了门，小贩的摊子也收了，赶场的人也没影儿了。街道上，除了有几个小孩在追逐嬉闹外，突然显得冷清起来了。

王文浩从一家赌场里出来了。这一天，他晦气得很。早晨，他带了些钱出去收购桐籽，可两个不听使唤的脚杆，却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带到那个鬼地方，几把摸下来，把他要买桐籽的钱，输了个一光二净。

这一会儿，王文浩回到家里，也不好给女人说他上赌场输钱的事，便把长布衫角儿，掖在腰上，提着油篓子，来到榨油坊，蹲在土榨槽子跟前，默默地接着从榨腔里流出来的桐油。一线桐油，有指头般粗，清亮亮，黄灿灿、汨汨地流